

总 序：畅游中国历史的长河

历史学术走到了今天，突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商品化趋势的冲击，一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历史学术能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效益？从一个方面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学创造的是精神产品，它必须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无法立竿见影地创造利润价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答案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人本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民族，对历史一直存在浓厚的兴趣。从唐宋时期说书场上的“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到今天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的流行，甚至各种历史古迹、文物古董全都被卷入了商品化大潮。

来自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也同样猛烈。从哲学上看，历史学术是否能像以往人们确信不疑的那样肯定获得客观的真实？历史学的真理性靠什么来检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变得多种多样，起码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大量主体因素是几乎无法避免的，人们只能相对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无法绝对地获得历史认识的真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等于说让我们干脆放弃对历史真理性的追求，而是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和学科所固有的缺陷。

从内容上看，历史学术如果仍然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极狭小的政治史领域、局限在“英雄们的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历史上，

而不注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历史，不注意了解“人”而只是面对一个个无生命性格的政治机器或军事机器，那肯定是要“自绝于人民”，或者只能成为“影射史学”或类似的政治工具。一位史学史专家曾经对我说，古代史家讲过“逆取”与“顺守”的道理，就是说打江山的时候要扭转乾坤，与命运搏斗，而守江山的时候则要顺乎民心，顺其自然。从历史上看，“逆取”的时间要比“顺守”的时间短得多，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愿意盯着前者不放呢？

从方法上看，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历史学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经验和思想精华，首先就要设法增强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加强他们的历史感，这本来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我非常钦佩已故的吴晗先生等人，他们编出来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社会效益上比一本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还要大。如果通过这样的努力，使普通读者的历史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历史学术来说，贡献有多大呵！人们始终在期望着能让读者看懂、而且看得有兴趣的历史学术著作，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来自两方面的冲击呢？

想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几部令我印象颇深的海外历史读物。一部是《光荣与梦想》，称为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实录”，作者自由纵横的笔法和译者高超的译笔使我了解了美国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百态，尽管读后已有十几年过去，但我依然认为，现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现代史能比它更出色。另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的写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史著作，尽管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我始终不能苟同，但那种跳跃的思路、活泼的笔调和自由的议论，正是我们的历史

著作所缺乏的。除此之外，关于美国史的《美国人：开拓历程》三部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没有翻译过来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引起人们的兴趣。

于是，这些著作不仅在原出版地，而且在中国，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它们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却有大量非历史专业的读者；它们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学术著作，但却一次、两次地再版，成为畅销书或者常销书，从而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这难道不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吗？

以上的一些想法，就成为这套图书产生的思想背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书，就是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在更新传统历史撰述面貌方面所做的一点尝试。相对比较“正统”的历史学术著作来说，这套书的写法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仔细阅读下去，又发现它们的确就是学术著作：不仅言之有据，置有大量注释，而且作者的议论和分析充溢于全书之中，不乏精彩的思想火花。

酝酿这样一套书，大约是在5年多以前。当时，我与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先生商量，能否创作一套雅俗共赏的历史学术著作，而这套书的要求是，每部书都要用一个人物群体作为主要线索，通过这个人物群体的活动，反射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这套书绝不能写成特定人物群体的合传，人物只是穿针引线的引子，最终目的是写历史。但这一历史又不要求面面俱到，要重点突出。同时，要切忌写成呆板的叙述史，而要充分展开议论，即所谓老生常谈之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第三者冷静评判的圈子，加强主体的投入，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秦史观、唐史观、明史观等等。在写法上，可以学

习同类优秀著作的风格特征，可以大幅度地跳跃，可以采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总之在革新历史撰述体裁方面做一点尝试。

以上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共识者的赞同，可是落实起来实在困难重重。许多作者虽然答应下来，但经过一番尝试，发现这比他们熟悉的传统写法要难得多，这也正是此书问世艰难，拖延了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之一。此书终于完成之后，也未必每一本都达到了我们预先设想的那个水平，有些差距小一点，有的差距大一点，这也是集体创作过程中较难避免的。但我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虽然步履蹒跚，但总比原地踏步的好。在此，我们仅把此书当做引玉的砖石。

这套书的组织编撰，使我再次认识到了寻找作者之难，也使我又一次认识到了历史专业人才培养上的缺陷。按我们的初衷，本书作者应该是既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一定造诣，又是某一断代史的专门研究者，这样，本书的质量就能得到保障。可一旦着手去做，就发现这样的作者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人既有这样的特点，就必然工作极其繁多，无法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这样去做了。目前的这个作者队伍，仍然是有相当实力的一支学术力量，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的完成是无法想像的。他们日常的工作都极其繁忙，或是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或是承担着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或是忙于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是身体多病，家庭负担繁重，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先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我由衷地感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排除干扰，承担了此书的出版工作，还将其列为他们的重点图书，也使我满怀谢意。

古人讲，一部好的历史书，要“精意深旨”，“笔势综放”，要“于序事中寓论断”，而且“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要“闲中肆

外”，“居今察古”。尽管不知道通过我们的如此这般的努力，能否对付得了前面所讲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但我仍希望我们能不负古人的期望。

是为序。

赵世瑜

1996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宰相须用读书人 (1)

别有用心的御宴·3/不凡的皇帝与不凡的谋士·10/儒生的贡献·15/半部《论语》治天下?·18/生疏的课程·26/“倒赵”风波·35/“兴文”掩盖下的篡位与篡政·44/最后的困惑·55/

第二章 金钱换来的和平..... (67)

警报初起·69/非常之材·70/不情愿的亲征和实心眼儿的求和·74/祖宗的遗愿·80/澶渊之盟·85/仁慈的防御·92/不甘受辱和屡屡受屈·101/扶不起来的帝国正规军·111/旋起的北风·116/

第三章 争吵不休的殿堂 (125)

君子党·127/头号小人·138/坏事的《庆历颂德诗》·148/是非难辨·160/波澜又起·168/相公一肚子不合时宜·183/你方唱罢我登台·193/永不谢幕的党争·198/

第四章 升平歌舞梦京华 (209)

第一都市·211/太师宅主人·221/

“丰亨豫大”·231/改弦易辙的宣和时代
·241/“打破筒，泼了菜”·248/巅峰上
的跌落·252/刻在石碑上的“奉公”与吞
进肚中的黄雀鲋·260/盛世已化昨日梦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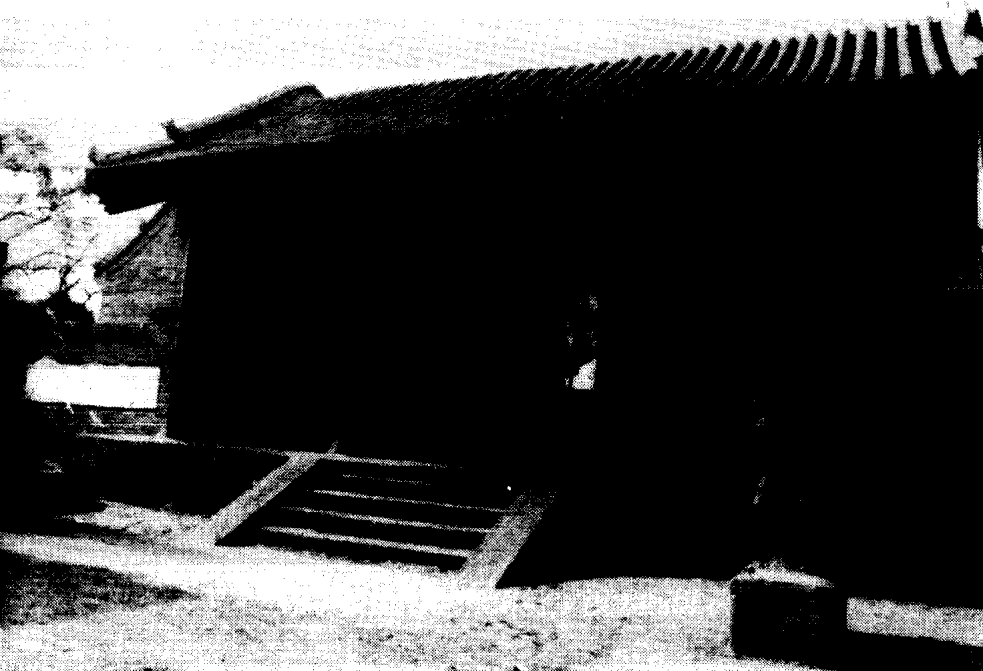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国家不幸诗家幸 (277)

驱不散的阴影·279/不平等的竞争·
289/诗可以怨·299/二十余万虎狼散在
人间·308/“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316/平均主义的挽歌·327/

后记 (341)

第一章：宰相须用读书人

被称作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可谓宋朝的第一文臣。但那没有学历的出身和以吏道治世的方法，日益与赵氏天子所热衷的道德文章潮流格格不入。他可能至死也没能将《论语》参透。兴文与兴邦毕竟是两个概念，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仅仅靠道德的修炼和词藻的堆砌，国家就能走向繁荣盛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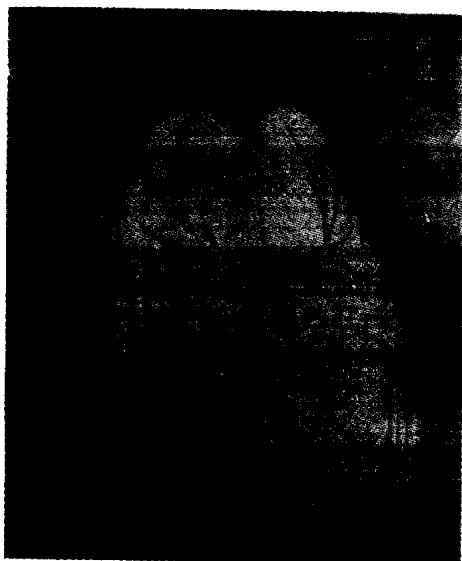


别有用心的御宴

地处八方要冲的大宋国都开封，在公元 10 世纪 60 年代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纷纷挂印告退，离开了心爱的军队；衣冠儒带的文臣被赋予了更多的实权，甚至已有不少儒生开始奔赴四方要镇，去接掌过去由军人独揽的地方行政及财务机关的印信。据悉，这件事肇端于皇上主持的一次宫廷宴会，历史学家因此称其为“杯酒释兵权”。宴会的主持人和谋划者未曾料到，他们此举正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有关政府上层的人事变动，普通百姓是逐渐才知晓的。这倒不怪他们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封建时期的政治要闻并非人人同享，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厚厚的宫墙将京师居民隔为两个世界。尽管身为天子近邻，普通市民却无缘得见大内的琼楼玉宇，无法测度宫中的时政气候。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只能体现在无条件的为官府纳贡服役和随时为皇宫内的主子尽忠效力上了。不过，政治弄得越诡秘，越能引起人们的好奇。通过不同渠道，高级将领相继被解职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这使人家十分诧异：军人出身的当今圣上，何以在黄袍加身的同时便结束了军人的统治？

只有那些自皇宫逐出的退役将军对新皇帝赵匡胤的心思



宋太祖赵匡胤

一清二楚。打从他们聆听了圣上酒醉时的一番肺腑之言后，就立马明白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们将不得不饮下自己酿制的这杯苦酒。

出席建隆二年(961年)七月那次别有用心御宴的，几乎都是皇帝昔日谋反班子的军事骨干，有几个人还是太祖赵匡胤的拜把子兄弟。他们领导着禁军的两大系统——殿前司和侍卫亲军。一年半以前，赵匡胤依靠这支禁军和指挥这支部

队的结义兄弟，一举推翻了皇宫的前主人，自己做了皇帝，手下将领也因拥戴之功，荣升新职。每当这些将领踏入皇宫大门，他们心中便充满了自豪，仿佛这座富丽堂皇的宫苑是由他们亲手建造的一般。他们非常乐意时常与圣上共饮话旧，那会使皇上想起与弟兄们一道拼杀疆场的岁月，想到这些社稷功臣为本朝奠基所做的巨大贡献。

太祖赵匡胤的确对往昔念念不忘，但眼光绝非将领们那样短浅。时时浮现在皇帝脑海中的是近一百年来军阀割据称雄的场面，正是这种时势将他造就成了英雄，他不希望再出现这样的英雄，因而必须改变时势。他邀请将领们聚饮，并不是向他们讨教良策，办法早已由忠心耿耿的谋士赵普拟好，今天所要做的，不过是告诉禁军首领，为了大宋皇帝的安全，

他们必须交出手中的军队。

当然，这种意图经过皇帝一番颇具匠心的修饰，变得十分宛转。据史官记录，太祖在酒酣之际，是这样开言的：

朕若没有诸位鼎力相助，哪会有今天的位子。但做皇帝却不比你们当将军舒心啊！我几乎没一天能睡好觉。”

将领们不解，深居宫苑，御驾万民，这是多么快活的事呀！怎么圣上倒忧心忡忡起来了？

太祖这才道出问题的核心：“你们知道我整日苦恼什么吗？因为这皇位谁不想坐呀！”

众人闻言大惊失色，连忙跪在地上道：“陛下为何说这样的话？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太祖摇头道：“我知道你们是不存异心的，可你们手下想要富贵的人能没异心吗？一旦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想不干也不成了。”

将领们这才明白了皇上失眠的症结所在，原来是对兄弟们起了疑心，这才设下圈套让他们钻。可事到临头，候补谋反者的名声谁也不敢承当，他们只好一齐流着泪请求圣上指明一条生路。

太祖早已胸有成竹，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想要富贵，不过是多积蓄钱财，及时行乐。你们何不解去兵权，出守大藩，多买些田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置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亲家，这样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平安，不是也很好吗？”

皇帝亮出了底牌，将领们将在权力和生命之间作出选择。无人选择前者，因为有了生命，再多的权力也失去了意义。次日，禁军将领们纷纷称病告老。一幕削兵权的悲剧，竟

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谢幕。^①

宋太祖无情夺走了结义兄弟的兵权，击碎了他们头脑中可能萌生的称帝念头。可事实上他本人绝非冷酷之辈。圣上的仁慈宽厚，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京城下了雪，太祖马上想到西征将帅难御风寒，当即脱下了自己的貂皮外袍赐赠给大将王全斌；^②骁武指挥使董遵海早年曾对落魄时投上门来的太祖出言不逊，圣上不计前嫌，仍派他出守边境要塞，并亲赐真珠盘龙衣，嘉其战功；^③皇上的心怀叵测的弟弟赵光义生了病，他亲自为之灸治，赵光义无缘无故当面杀了他的爱妾，太祖也只是一笑了之。^④

促成太祖下决心与爱将分道扬镳的罪魁是赵普。这位沉默寡言的前掌书记是讲求原则的人，在他心目中，除了圣上与自己，均不十分可靠。这个结论是通过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的。赵普读书不多，他的历史知识完全出自个人及祖辈的经验，出生在兵马纷争年代里的赵普，耳闻目睹皆是军阀的嚣张和藩镇的跋扈，在过去五十多年里，京师大内走马灯般的换了五朝主子，人们对武将拥兵篡位早已司空见惯，夺权不需要什么技巧，只要拥有兵权和野心就行了。此风始于唐末的放任自流，君弱臣强，中央没有足以同地方抗衡的实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不服朝廷管辖，一旦羽翼丰满，还要管辖朝廷。有道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刀把子里面出政权。如此风气，天下岂能不乱？若要避免以往的厄运，别无良方，只有将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就在太祖与众弟兄为改朝换代的成功而弹冠相庆的时候，谋士赵普已经开始考虑他的政变僚友们的去向了。

枢密直学士赵普想把傲慢的禁军头子赶出朝廷，显然其

官位太卑小了，他必须说服皇上。开始时圣上反应冷淡，他不相信结义兄弟会造自己的反，干“狡兔死，走狗烹”的事，他也下不去手。皇上只罢免了前朝老将慕容延昭担任的殿前都点检一职，此职原为他本人所有，不欲轻授与人，至于爱将石守信、高怀德的职位依然如故。赵普不甘退让，继续不惮其繁地陈明利害：“臣下也不担心石守信等人会谋反，问题是这些人皆非统御之才，恐怕制伏不了手下，一旦军内出了乱子，那时他们也将身不由己啊！”^⑤聪明的赵普兜出太祖的底事作为例子，暗示他：既然你能倚仗手下拥兵篡位，那么你的这帮兄弟会不会也步此后尘呢？这个推理很具说服力，皇上终于将慈厚之心暂置一旁，自导自演了这场令古今权术家叫绝的“杯酒释兵权”的悲喜剧。

十分显然，要使众将领不生异心，仅靠一两次御宴的把戏是不够的。赵普已另有安排。

挂职下放到地方的将军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已不再拥有老一辈节度使所拥有的一切。陆续从京城涌来的文臣瓜分了他们治下的每一项实权。负责行政事务的知州、知县不可一世，全然不把出守大藩的开国元勋放在眼里。大理寺正奚屿、监察御史王祐居然屈尊跑到太师符彦卿坐镇的大名府当县令。^⑥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要纠劾和审理老国丈的什么过失吗？”以往节度使可指派亲信充当镇将，现在也因皇上一纸命令，还政于县令。朝廷更有两道诏书令节度使们伤心不已！内容是要求把每年税收所得钱帛，除必要开支外，一律装车解送京师。^⑦他们很清楚这笔钱的重要，自唐“天宝之乱”以后，藩镇赖以存身，越养越肥，把朝廷弄得天威扫地，越来越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笔打着“留州”、“留使”的幌

子扣下的地方赋税。当然，即如安禄山之体胖，也吃不下这样多的营养，其用途在于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来朝廷是深明这一底细的。赵普将收兵权与“制其粮谷”并为立国之策，可见其用心之险恶，手法之毒辣！时过不久，又有一批彪形大汉从京师派到各节镇，原来这是朝廷选派的“兵样”，凡合乎如此尺寸的地方兵卒，一律发送京师，以补禁军之缺。^⑧现在节度使们真的无事可做了。一切正如皇上预言的，他们的职责仅在管好自己，颐养天年，不必再为琐碎的军政事务劳神，都交给文职人员料理好了。

宽厚的太祖并未食言。常常有一些丰厚的赏赐送至结义兄弟的府上。皇上的三个女儿有两个嫁给了退役将军的儿子，前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的次子石保吉娶了延庆公主，前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的长子王承衍娶了昭庆公主，还有一个马步军都虞侯张令铎，太祖已没有多余的女儿可嫁，小女永庆公主已经许配给了宰相魏仁浦的幼子魏咸信，不过没关系，将军的女儿也可娶为皇亲嘛，在太祖撮合下，张将军的三女成了皇弟兴元尹赵光美的媳妇。至于前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就更不用操心了，一年前，这位勇将已与皇上的亲姐姐燕国长公主结为伉俪。^⑨皇帝与功臣联姻，既是历朝相沿的传统，也是本朝建国之初的一段佳话。它表明君臣之间的信任和友情是多么深厚！

赵普和他的圣上，对御宴以来的形势发展极为满意。他们欣慰地看到，源源不断的税币，正从四面八方涌入大内左藏库中；失去总指挥的侍卫亲军分裂出两个司令部，马军、步军各行其道，加上永远空缺都点检的殿前司，成了互不辖属的三衙，其权限也只剩下了日常训练及赏勤罚懒，调兵权挪

到了皇城西南角的枢密院，由皇上亲自选练的禁军主力驻扎在京师附近，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被抽走彪卒壮汉的厢军仍留在地方，更显得颓弱不堪，哪里还敢和中央军较量，就像大树那样，枝叶再多，也得攀附在粗壮的树干上。圣上又新发明一种“更戍法”，让驻城西的士兵到城东运取口粮，驻城东的士兵到城西运取口粮，目的在于劳其筋骨，不使骄惰。同时，频繁调动部队换防训练，却不指定带兵将帅，使得兵不识帅，帅不识兵，一切都在帝王掌握之中。^⑩

大概是从兵权的分离中得到启示，下一步就是对国家机构的全面改组了。然而这项工程过于浩大，直到赵匡胤谢世尚未完工，好在他的弟弟赵光义及其他继任者也热心此事。

经过一番改造，相权被一分为三，宰相只管行政，枢密院负责军事，三司管理财政，这样就在中央形成集体领导，大主意还得由皇帝拿。台谏的地位被提高，不再隶属相府，而是平起平坐，专门站在一边挑执政者的毛病。地方官的日子也不好过，从朝廷派下来的通判不光是为了同知州、知县一道掌印，他们的职责还包括定期向皇上打小报告。^⑪由于官职分离，权力分散，机构像吹气一般膨胀起来。隋唐两朝总揽朝政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寺各奔东西，有的部门未换名称，却派作了别的用场，有的部门形同虚设，所司职掌早已被别的什么机构取代。^⑫

整整三百年，两宋文臣都为叠床架屋的政府伤透脑筋。他们很是纳闷，如此精明的祖宗为何要给子孙留下这样一个系了死结的大包袱？也有些富于见识的人指出，这正是开国君臣的精明之处，防患于未然，将内部颠覆的危险降到最低点。只有权力的不断分散，才能达到权力的不断集中。祖宗当

年花费那样大的功夫给政府动手术，本来就不是想把这臃肿的病体救活。

宋初制定国策的出发点再清楚不过了，就是为赵氏子孙的长治久安计。但矫枉难免过正，一支兵将分离的虚弱军队，一个职责不明的低能政府，能让赵匡胤兄弟的后继者过上舒心日子吗？

赵匡胤和赵普听不到后人的批评，也看不到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正陶醉于自己的绝妙设计中。他们更加确信自己是属于富有远见卓识的那一类人，其雄才伟略远非那帮持刀弄棍的将领所及。他们能从这帮兄弟中脱颖而出，自有其不凡之处。

不凡的皇帝与不凡的谋士

按照传统的说法，圣人降世当有异兆。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的那天，满屋充溢着绮丽的红光。这当然是出自史官的臆造，而非亲眼所见。不过，宋太祖早年的活动的确带有传奇色彩。

在史籍和小说中，做皇帝以前的赵匡胤是以侠士的形象展现在大众面前的。他身材魁梧，双目有神，骑马射箭，无不精通，除奸平霸是他的拿手好戏。有一则传播甚广的故事，讲述做皇帝以前的赵匡胤，曾从土匪手里救出一位美丽的少女，他历尽千辛万苦，杀掉无数邪恶之徒，步行千里，将少女平安送回父母身边。最感人的是故事的结尾，行侠仗义的赵匡胤毅然拒绝了少女父母的求亲要求，表示这种见义勇为的